

全華叢書

8



北山文集卷之五

宋鄭剛中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笑腹編序

世傳王勃爲文章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覺則  
援筆成篇不易一字人目之爲腹藁余喜爲文而才  
思鈍滯嘗集紙爲編每撰著必先藁其上俟竄易定  
乃淨書之念古人一腹之閒包羅蓄積遇事感物決  
而發之則文不加點余今有爲文之膏盲無古人之  
腸胃綴緝之言依倚紙筆爲吾腹者真可笑歟又念

世有聾盲屬厭之人徒能負其腹以納膏梁五味使其知有古人往往亦能捧腹一笑然余方自笑不暇笑他人因題其藁曰笑腹編

送石尉序

李益送洛陽留守詩曰還似汀洲鴈相逢又背飛嗟乎余於德臣今正如此初春賊曉南來與德臣別後二百日復會於浦江見不及再旬車輪又欲西轉使人重有感戀不足之情信乎其如益之詩也雖然丈夫志四方聚散亦古來有之無足多道所謂感戀不



足爲此邑言爾官和二年妖賊見怪公嘗親探虎狼  
之穴旣而欲以百里小尉部敗殘不教之兵坐於賊  
抗邑人恐徒失公而無益也則泣涕擁蔽相率而強  
公使去公去未十里而邑已爲灰三年秋氛埃廓清  
羣醜殄戮是時所在修治墻屋邑人見鄉邦之復思  
前人之所愛則懷思跂慕念念而望公之歸未幾公  
果抱印而還旣至則已有先公而攝者蓋兵興之後  
部使者皆得辭請虜官虛則數輩銜檄而來有力者  
居之浦江尉宜其不以還公也嗚呼古者建官乃因

民而用君子後世用人則因官而循私情時焉而已  
矣去矣哉朔風愈高平道如掌豈無梧桐竹實待鳩  
鵲於前途

送僧如澤序

浦江黃氏如澤者置身浮圖而得儒書觀之既通其  
義則不能自已深探博取遂能作歌詩文章有識見  
脫島可之寒而與才士相及於縣西四十里小剎中  
得一室居之閉門宴坐忍饑誦書不知其身之釋也  
宣和庚子春又欲走中都以詩文求見今中書舍人

梅公余私計之舍人以道德文章鳴世正此貴顯紳  
笏士人尙倚門牆不得見是師漫不加省萬里徑往  
有如潭潭之府無門可入且不能持齋鉢取人施利  
敗篋中所有者皆無用詩句其顛顛當甚於山閒也  
因其過別且言之師曰曩日嘗以詩句進謁公堂下  
大蒙賞激一鄉之善士所以假借名稱者自公發之  
也今吾此行恐無拒絕之理余驚謝之曰舍人益貴  
矣言日益重矣師之詩又益工信如前所云公見之  
則當益喜喜則吹噓薦道師之名當益聞顧雖榛枯

翠羽終還山林然他時紙窗竹屋之閒瓦爐柏子飽  
食垂老定非今日澤師也師笑而領之余書其語於  
紙

避盜錄序

避盜錄錄方臘之亂所見於浦江者也耳目之所不  
臨者不可得而紀焉一邑之閒人材忠邪民情去就  
禍患之幾僭逆之勢凡繫於風俗政事者皆因以見  
之傳之子孫非特使其知吾處世之難所遭如此至  
於行己莅官除惡禁暴皆可取以爲鑒云



鄭安之總錄序

越山之前不見范蠡之宅所存者陶朱井而已峴山  
之前不見王粲之宅所存者仲宣井而已二公皆奇  
偉之士時移物化僅有踪跡在故井閒則後世之修  
椽大屋營營作百年計者信愚夫爾吾叔安之宣和  
庚子未兵火之前有適軒草堂宣和壬寅已兵火之  
後有素廬石室軒有詩堂有歌廬有銘室有記或在  
蕭疏故宅之間或在寂寞松楸之側或在幽深梵剎  
之內隨所僑寓不過數椽之地皆得借名而書之夷

考前後無非輕擲利名脫略疣贅之事然後知先生之無有任著心也先生志趣高遠器局不凡讀總錄之文則可以見四居之意觀四居之名則可以見先生之心他時香題文櫟雕檠繡柱之輩窅然磨滅之後吾意先生之清名尙得與故井同傳謹書以爲序

代序忠厚錄

近世士大夫氣習浮薄羣居談說多蠹敗名教曖昧輕誕之語若曰某人附誰得某官某人因官成某事或計廩稍之厚薄或較資格之久近甚者以滑稽供

人之笑萋斐煤人之短關首一言抵掌相和可發羞  
嘆宣和壬寅余竊祿豫章悼傷此弊思有以革之議  
置竊幕中奉公之餘日書一則凡傳籍所載耳目所  
際可以信神明而雅風俗者皆以次書之庶幾合高  
義而洗其習屬同僚好古莊士也咸曰唯請先序之  
作忠厚錄

華孫命名序

韓退之贈元協律詩云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四  
美謂書讀多思義名學不已行所學也由是知英華

之發必有其實鄭氏上世讀書起家四美之實具故  
發而爲華枝葉蕃茂芬香達於鄉里族旣華矣培實  
之心各不自勉三二世之前華已漸衰年來世故艱  
危異端相習實旣蔑爾其華落焉猶子叔義近得一  
子在懷紉閒頗有香氣其母抱而見余余謂願其子  
之華貴者天下父母之心也然不知培養其實則他  
日何自而可榮而又培養之道不可不在其初余無  
以爲侄孫壽書華孫二字以名之爾父母汲汲培養  
其實英華之發他日尙期不忝於上世



陳仲餘改名序

仲餘初居裕一日請更其名余告之曰今之爲士者其患在於有好裕之心而無致裕之實孤陋寡聞眼不見道而盱衡厲色廣已造大平居所爲無非奪心術而敗德性方自謂胸中所存種種不乏一旦是非惑於前利害迫其後乃始顛沛窘急不知所措是果得所謂餘裕者乎求餘裕者莫如修德修德者致裕之道也仲餘不敢自以爲裕而願更其名其志可嘉矣觀其樂於勝己者處不敢少有虛驕自滿之心則

修德之計莫良於此積善在身日加益而不已是雖  
無心於求裕而致裕之實此其漸焉余請更其名爲  
修卿而字之曰子漸

吳德先命書序

李常容書於中卷論五行最密浦江吳德先獨得其  
傳言人貴賤貧富壽夭如季咸之言死生也前日來  
謂某曰予欲爲今年貢士爲災福書旣豫言逆料可  
以驗其術又可取薄資以周吾貧如是可乎某曰言  
人分定恐好勝者怒取人金資恐愛財者鄙公其審

之德先曰命係五行自有定論書取二緡未爲傷廉  
子姑爲我序之某曰唯

送相人蔡道人序

紹興辛亥冬十月有相士姓蔡者自號碧雲道人訪  
予於金華予時已冒禮部蔡道人云廷試當在第三  
春試當爲第一留小詩一絕其末云學館色如藍不  
作鰲頭亦第三余不敢領又坐貧無以酬之因其求  
詩謾書以付之俟道人術信則持此書以見余

送相士張允序

紹興辛亥張居士以相術游婺女是年朝廷類試禮部進士於臨安吾鄉中選者七人多居士之所預言而余之名次高下言之皆驗一日居士欲道浦江入會稽過余求詩余告之曰大凡挾術之士求覓詩序自粥者皆其術之不至欲假借好語爲道路取容之資君今阿堵神照炯炯如電非但可以知人人亦當自有知君者何以詩爲姑書以付之

送蔣惠民序

蔣惠民宣和庚子從余學於浦江紹興癸丑從余學



於金華庚子距癸丑蓋十四年中閒惠民娶妻長子  
兵火艱難無所不有而好學之志益堅相從之意益  
厚其蘊蓄於中者益滋潤可喜嗚呼可謂賢也已矣  
然庚子之學始正月至十一月不三百日而余去癸  
丑之學始正月至八月不二百日而子歸其相與羣  
居皆不逮久余復運斤手老不知能果盡子鼻端之  
翼否耶念此後余當試吏而子亦行有良圖宦游東  
西後面何日於其告行誦曾子之言而送之其言曰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

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子其勉哉

圃中雜論序

柳子厚謂郭橐駝若種樹所植無不碩大且蕃人問其故則曰能順木之天而已矣由是知根莖微物皆有理性得其性未有不毓者鄭子家貧自顧齒髮知功名之已晚荷鋤涉園不覺成趣蒔種之際圃人有陳說相告者度其言似合於理則悉書以記歲月既久遂致叢聚因編錄而名之曰圃中雜論

可友亭記

鄭子居北山之下，傍無鄰，墻與眾異，趣每恨無與友者。近卽舍西開小亭，初非擇勝而適，與西山相對。向人日有佳意，因喟然嘆曰：人孰無友？大率爲富貴貧賤所移，何以言之？兩貧必相友，一或富焉，則氣味俗惡，鄙吝畏人，貧者固不肯與之友矣。兩賤必相友，一或貴焉，則羶香炎熱，各從其類，賤者又不與之友矣。此所以參差不相得而貧賤之人常有索居之嘆也。顧西山在前，歲寒不改，我貧而彼不爲富，我賤而彼不爲貴，此身未死，濃嵐爽氣之間，賦詩酌酒，結歡固

不止於朝旦是可友也因以名亭

石磨記

鄰有叟置石磨一小枚於壁角灰壤之下余偶見之其形製雖甚拙然石理溫細可喜問叟何以棄之則曰大不堪用每受茶磨傍所吐如屑余假而歸洗塵拂土翌日用磨建茶則其細過於羅躡所出者又取上品草茶試之亦細獨磨麤茶則如叟言也蓋石細而利茶之老硬者不與磨紋相可故吐而不受材叟無佳品付之遂以爲不堪用而與瓦甕同委嗚呼器



用之不幸亦如是耶有德之士蘊藉和粹不幸汨沒於簿書鹽米之間責以筭楚會計之能一不見效遂以爲銅權不才者世固多矣洗拂塵土付以所長亦當自有識者云并書於記之末

### 小窗記

書館當暑雨時地氣潤溼小室文字擁隘窻壁周障如坐甌釜前日破窗紙三分之一易以藍紗則有二好樹徘徊對簷茂密可喜樹外小池得雨弄漲復有三四老柏樹立其前微風過之新綠搖動爽氣虛徐

而入眼界豁然清快始恨抉紙破窗之不早也鄭子  
喟然嘆曰性地中正亦如此平時汗漫蔽蒙翳塞兩  
眼不異深坐小室之時第不知自有佳處在障礙外  
耳抉除則可使神明還舊觀也其事可記因書其歲  
月云

雙蓮膏露辨

并序

侍郎梅公宣和壬寅夏四月出爲蘄州秋八月郡池  
有蓮並蒂而華越冬日至膏露降於松澗三十里公  
不敢自當其瑞旣歸報於上矣斬之士夫復不能掩

公之德也則爲賦爲序爲詩爲歌翕然頌之表甥鄭  
某自念學術荒替而又揄揚詠道之語盡爲諸公所  
先不復更可摹畫姑取他人漏落餘意穿鑿而足其  
說再拜獻於堂下名曰雙蓮露辨鄭子一日問靳之  
老人曰知若太守之瑞乎曰知之能言其所以乎曰  
能之鄭子使之言老人曰吾太守令嚴而政簡信順  
和洽欺誣屏息薰然流入草木烟露閒故今效祥如  
此鄭子曰噫嘻水芝駢蒂天酒成膏雖學語小兒亦  
知爲和氣所感尙奚從老人問之蓋以土物之生蕃

鮮而夢者多矣花之雙也何眾卉無與而獨見於蓮  
曲直而枝者多矣露之降也何凡木不受而獨在於  
松若不如此而謾謂和氣所召無乃昧化工之意哉  
吾今爲若辨之蓮之爲物泥不能汙水不能著脫卑  
垢而自致於清明之上蓋花之至淨者今太守志明  
行潔教化清淨皎皎如秋月孤高塵埃不可翳障非  
蓮無以瑞之松之爲物寬容庇下蟠固錯落犯歲寒  
而冬夏不能易其操蓋木之至堅者今太守心正氣  
剛節義森薄凜凜與霜雪爭巖炎涼不可變易非松



無以瑞之不然荻笋包泥蒲柳柔脆顧可使之爲瑞  
乎今人知蓮與松之爲瑞而不知其所以爲瑞能爲  
雙花膏露爲說而不能爲蓮與松言之此吾所以不  
得不辨也雖然物瑞君子之所罕道吾與若輩雖鋪  
陳附會以累太守安知調和雨暘惠養一方使蘄民  
飽暖嬉笑知有爲生之樂者太守自有上瑞也耶老  
人唯而退鄭子於是乎書

戒鷄說

暑雨敗墻羣鷄聚食墻下餓狸探隙而入內一雌顧

戀雛子獨不飛竄遂爲所搏諸雛終日零散昏昏暮  
團聚則驚呼啾唧不勝其悲鄭子痛老雌被害而遺  
其孤傷孤雛失母而無所託也晨興以糠粃聚羣鷄  
於庭而戒之曰蒼牝不幸受餓狸之殺遺四孤於此  
羽毛未長嘴距未利煢煢相倚爾等旣無義鷓復雛  
之勇當念卵翼同羣之愛切保護雛子栖息之間飲  
啄之際皆善視之勿謂天性喜鬪氣盛有力幸彼孤  
孱而摧壓之也毛血未乾無遽相忘正當以氣愛相  
結自蕃其族嚙吻之禍尙須自省雖非尸鄉翁此言

無戲

相說

今之所謂四民者士則有學農則有畝畝皆不游散  
四方其游散者惟工商二流所以爲工商者必有所  
挾工挾藝商挾貨猶舟之維楫鳥之羽翼無須臾可  
捨故有所挾則得無所挾則困矣相士毛生之來未  
露見所挾而先出其集詩又要余同賦語意勤切三  
四至余憐而問之曰處士之藝何如耶對曰吾之藝  
視人貴賤壽夭如開眼見黑白探隱匿而中其微余

曰得所挾矣何患無知者攜一敗篋自可弛擔得名聲不但蘇妻子也詩何所裨耶詩文亦不當相付無乃使人疑子之術謂其挾彼不挾此耶毛曰不然吾家三衢以儒爲業箕裘墮敗至此故所在非特喜爲士大夫談說而士大夫亦喜爲吾賦詩此篋中之所爲富也余曰若謂種習自筆硯中來則請子收拾詩編謹藏之第余終不敢以詩所挾

畫說

唐人能畫者不敢悉數且以鄭虔閣立本二人論之



其用筆工拙不可得而考然今人借或持其遺墨售於世則好古君子先虔而後立本無疑何則虔高才在諸儒間如赤霄孔翠酒酣意放搜羅物象驅入毫端窺造化而見天性雖片紙點墨自然可喜立本勿事丹青而人物闐茸才術不鳴於時負慙流汗以紳笏奉研硯是雖能摸寫窮盡亦無佳處余操是說以驗今人之畫故胸中有氣味者所作必不凡而畫工之筆終無神觀也吾友王能甫溫潤博雅器局高遠探古之餘感物寓意見諸揮灑之間莫不種種高妙

余念篋笥無物幾得一紙爲家藏之富而十日一水  
五日一石正如古人所謂能事不受相促迫久而未  
得今得之矣而余驗畫之說益又可信故喜而書以  
謝之

記旱

建興戊辰歲無秋鄭子礲田不數畝在橫溪之陽旱  
穗猶可捋也八月十一日與租客分取之是日大熱  
張小蓋坐大田中無林木可依左右烘炙去暘死無  
幾忽自謂曰居無苦樂隨吾所安物無小大生於所

見以樂視苦以大視小安知今日焦熱之非清涼也  
既作是念目前種種閑曠阡陌委曲如深簷廣廡禽  
鳥往來如幽人佳客一塊之土高於泰山一根之蔓  
茂如喬松俯視螻蟻蚯蚓之竅亦邃然幽隱有巖谷  
之趣微風入洞叢瘁葉之間佳聲颺然小蓋翻飛而  
長空熾焰已化爲嬋娟萬頃之寒浸御風之興泠然  
不淺鄭子然後知動靜哀樂窮通得喪大率如是當  
作一理觀蝸角有綿蠻之國非莊生過論也作記早

樂冕說

堂上堂下韶之樂也前俛後仰周之冕也上下前後之不可相易如東西之不可易位去古既遠寢以訛謬遂有混其樂平其冕者一朝士憫之越職而言於朝以爲韶樂之作欲象宗廟朝廷之治也則上之象鳥獸萬物之治也則下之周冕之制前而接物也則俛之後而入道也則仰之今樂無上下冕無前後非聖人之意請更正之當時議者稱是朝廷下其說而有司罪其越職乃謂作樂自有上下以門闕內外爲辨謂無上下者不識門闕界辨故也冕之俛仰自如



古制謂無前後者乃其人反戴之爾眾口證之朝士不能辨獲譴而去嗚呼疑其跡之無以自明則目前可見之事亦至反覆其奈之何哉雖然越職言事朝士之過固也謂不識門闕與反戴周冕則寧有是耶不知以門闕爲畧容或有之謂反戴周冕豈有士人而不識裏帽乎甚可笑書以示季平

說二賈

昔有二賈俱自藍田持玉入長安其一所齋溫潤光細可爲裁雲之尺可爲搔頭之簪可竅而簫可凹而

盃又如西王母之白環晉靈公之宮硯帝王符璽之  
璞宗廟瑚璉之材亡不有焉其一所齎狗醜雜碎玷  
而不可圭者瑕而不可璧者黑色之玖赤脉之璫又  
如范增已碎之斗盧同已破之碑燕國不暖之礦李  
氏餐餘之屑如此而已二人相遇於道互見所有弱  
者自料曰彼所藏瑰妙如是遇識者必得善價吾恐  
他時能與鬻釜錡賣土甓者爭先爾巨賈旣至坐稠  
人中出一二微者則人已蹂躪爭售韞匱而不能拒  
弱者曾未及關偶昏暮失道墜於百仞之谷吮吸霜

露惴惴有餘息一日巨賈過其上其人仰首大呼曰  
亦當念藍田有同懷王者乎失足陷穽無路可出飢  
寒雖切骨然私視篋中物醜雜碎者尙在撼之猶覺  
琤然有響君能扳搖出我飽暖安慰還其傷敗之魂  
則非特脫死之恩甚大甚重他時羅列鄙物萬一爭  
先於金錡瓦甓之間尙有遠德巨賈憐而遂之某也  
平時學校間挾持小技跣踣相繼心知左右出人數  
等類二賈抱玉求入長安時其後左右發露所學曾  
未萬分之一而富貴袞袞欲至類巨賈售玉時某身

遭寇盜失家無產衣食單薄類弱賈失道陷谷中時  
負輦芒戴顏甲乞憐吐實類仰首大呼時故書是說  
以告左右



北山文集卷之六

宋鄭剛中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祭叔通判文

伏自甲午孟春與吾叔別幕阜之山洞庭之水搖搖  
心思一日千里于時恨不見公之音容而翰墨淋漓  
徒捧公之書也已及月當季夏凶訃在耳蒼皇驚問  
痛哭不止此後遂不見公之書而丹旄飄搖徒迂公  
之柩也已今之靈輜在道竈兆已啓闔而藏之萬事  
已矣此後又將不見公之柩而松柏蒨葱徒拜公之

墓也已嗚呼哀哉豈不逾遠而逾疏逾疏而愈僞所謂公者果在此也耶抑亦蒼苔黃土其所覆者止公之蛻也耶揮涕流風可嗟及已

祭族兄巨中并同母姊姚氏文

伏自庚子盜起鄰邦時方羈寓于彼浦陽越辛丑春所在搶攘鄉曲毗隸化爲豺狼兄于是時遺我書曰姊命爾歸俱遁巖穴念欲從兄道已阻絕遥遥北望回首心折仲春之初有逃者來具言我家爲鬼爲灰如我兄輩等罹禍災痛哭狂走肺肝已摧王爲出師

蕩滌鋤取我得生還如魚脫罟亟走社里手足蹈舞  
愿見吾姊如愿見母顧瞻里巷且問且驚豈爲吾姊  
亦已逝傾當此徬徨籲天無聞魂魄不召欲無此生  
維後姪玠嗣立門戶我恨坐窮愛莫知助兩家相歡  
誠心則著究觀其跡今弗如故玠亦年來困於狂求  
畚鍤累土大事宿留今已得卜手蒔松楸將奉二靈  
永藏諸幽我念我兄自昔相友婦姚以還情款彌厚  
姊撫視我亦自年幼南北侍親如足如手爰失母氏  
我孤一身幸有吾姊克省慈親今亦相棄爲土下人

終鮮如是天胡弗仁凡此中抱緘秘已久至于今茲  
曾未皇剖輜車將行敢薦肴酒有淚零然靈其知否  
祭申屠伯村并亡妹文

君以門戶淪落飄泊異邑力弱而搖孤年未蹈歷苦  
辛僅幸安處一旦死于狂賊之手非命也歎妹以寒  
家女子蚤歸屠氏貧患相須哭乃夫荼毒之禍未百  
日抱病而亡非命也歎命也如此吾何籲辜以愛之  
痛蓋久而未定也今春之首賊聲已熾于時艱蹇之  
身匏繫一隅固知別後必有兵火之恐豈料吉人而



不免夫君死矣能以一妹付我猶可蓋痛月在仲夏  
微恙而殂老懷念此何以堪諸始余之歸也幸傳者  
之謬幾得握君手而拊吾妹既歸之後函訃不誣不  
見人不見尸不見棺荒崗梗莽之間畚土龜起一婦  
一夫使我涕泗交落椎心吁呼君與吾妹聞不聞乎  
嗚呼君乎君與吾妹手足視余患難安樂兩家常俱  
豈可今日幽明永殊余年三十四矣肺腸悲愴觸目  
感絕所遭所見咄咄可怪皆平生之所無念君與吾  
妹殯留殘土棺必速朽謹用良日啓靈柩而付之火

車此外君且無承家者萬事已矣嗚呼君乎

賜第後告祖廟文

某爰自卯角考妣付之師友使讀書事科舉非謂某可教也蓋上世之業不可墜也去年禮部上某名於天子天子策問而官之忝竊科名遂叨仕版非某之能也蓋上世之德覃於後也持牒奉告君命惟寵拜陳於庭惟我曾大父下逮考妣之靈鑒之

祭先妣太孺人文

某自七歲讀書從吾父宦游南北于時家有薄祿可

以糊口姊妹未大不至逼人非但某未知爲學之方而吾母教督之意尙未切也又十年吾父捐舍于時薄宦遠歸家四壁立孤遺相倚糠豆不贍母嘗撫某而戒之曰嗇衣食躬桑苧爲爾力當門戶之責爾其刻意礪志求寸祿以活諸孤某感激在念夙夜不忘冀能稱塞萬分而竒蹇不孝顛躓場屋積累罪釁不自滅亡使吾母終守寒素抱不滿下世欲殞身自死下從母遊則兄弟終鮮祭祀之託在其身不能也欲焚棄筆硯遂爲庸人則先世之業不可墜吾母之志

未及伸不忍也故雖世路艱危衣食勤苦而所學不  
敢置幾得晚節末路忽自衝躍則亦足以補前愆而  
圖後效嗚呼亦既有階矣科名紳笏無媿於先然回  
念吾母鎖置幽宮音容邈然叩之而不聞拜之而不  
見風樹之悲痛入心骨蓼莪之感將抱以終身而又  
手足之親凋零已盡煢然跪起於豆觴之前所以涕  
流而不自已也雖然持牒奉告具陳庭下國恩君命  
事亦良寵不識可以少慰泉下之靈否乎

祭官田諸家文



某由草茅見天子以狂愚論國事非不幸也脫布衣  
得紳笏自書生爲幕吏非不寵也幸且寵於某亦何  
憾然歸視先壠則寇盜以來垣壁頽毀松楸凋零茅  
葦蕭然積有時歲是皆某窮賤困厄不能光大之所  
致今日之所謂寵且幸者猶未足以續終身之恨展  
拜諸塋祗自痛感尙期勉奮以報後來

祭中散墳文

伯祖中散以書生起家五福備具爲時聞人後世支  
分派別各自生業繼以方臘之變禍毒流行所謂生

業者亦復凋替吾家之風流掃地矣每見規模寢墮  
志業不繼詩書文字化爲異物則未嘗不撫膺痛恨  
涕下沾襟今者某得以進士取科名於八十年寥落  
之後非敢以爲光也庶其可以承先志而激將來惟  
吾伯祖尙當有知

祭馬澗墳文

盛衰之理天道所不廢惟吾滎陽三公垂德流芳爲  
鄭始祖支分派別孫子繁昌號金華巨姓猗歟盛矣  
然惟馬澗諸瑩遠託鄰邑吾家餘澤不徧賢否並生

祭祀弗躬省拜惟闕遂有不肖子弟剪伐松楸侵鋤  
禁隧年來翦然崗陌之青化爲荒落黃茅之野雖昔  
時之盛數或當衰而感念興言痛亦何極今者某以  
耳孫之列叨玷甲科弗墜前芳復塵紳笏不忘五世  
之休來上一觴之奠久衰之後理亦當然選置守視  
之人嚴行戒約之令庶懲前弊以示後來躬拜斯墳  
靈其安樂

祭顏子文

惟公具體亞聖優爲世師凡後世之內以修身外以

治人窮以守義達以行道者皆公當日所學於夫子者也顧惟某服膺景慕讀書肄業既學其道爲進身之資矣今天子命之以官必試以事則又將以其道推而行之是其所以願學者蓋始終焉紳笏之初謹率諸生再拜堂下屋廟未崇俎豆尚闕薦以誠意庶其有臨

祭孟子文

惟公繼夫子之傳知言知德承三聖之道距楊距墨障異端闢正路而去其塞高風凜然萬世之則今戎



狄之禍流入中國朝廷之患而生靈之賊如某者學  
古人官憤時思奮尚幾窺公之勇望公之功庶幾髣  
髴諸生一觴之奠蓋在誠而不在物

代淇弟祭母文

伏自春首狂賊喉克善良殘害鮮得其終奉侍吾母  
周旋竄伏依蒿萊爲命謂度此艱厄則吾母遂享永  
壽如椿松也嗚呼時旣平矣豈知吾母棄淇云忘此  
人心所以難遂不可致詰於蒼穹者也今雖持險奉  
寃粗亦成禮然追念如此終亦啣哀抱痛而無窮也

代玠姪祭祖母文

維靈生於名家歸於令族克配時彥文章膏馥蚤雖  
畸孤志願亦足迨厥後來有子有孫高堂垂白壽福  
咸臻以是言之死何憾云誰知彼蒼有寃難問使我  
夫人終抱遺恨夫人未亡玠父傾沒夫人旣亡玠母  
隨沒三喪在堂止踰百日嗚呼哀哉祖母之旁若堂  
之所今以祔焉當千萬古

代玠祭考妣文

嗚呼吾父嗚呼吾母誰使我身罹此荼苦越自去載

禍毒百端煢煢今日魂魄未還旣念先廬爲火蕩蕪  
旋痛几筵留寓別業爰開瓦礫踵尋故基室屋稍具  
奉二靈歸肅駕輿旄門巷非昨兒女在旁靈其安樂  
俟得吉卜乃營新阡忍須臾死奉藏深泉

代玠舉葬父母文

玠奉凶持險凡五閱歲使吾考妣久未歸土玠之罪  
不可量也疾病纏之征賦困之忍死於今僅克舉事  
玠之罪或可贖也嗚呼嚴父慈母如天地今方厚壤  
深泉掩而藏之永爲孤子謂之無罪奚益哀哉哀哉

代玠祭妻方氏文

汝於鄭氏婦我十年艱難憂患備嘗萬端盜興之初  
舅姑凋殘披冒白刃汝斂汝棺盜旣平定再立門戶  
諸喪在堂力不克舉賦斂誅求家以空窶紡績夜燈  
汝勤汝苦飢不敢食寒不敢衣嘗戒我曰君無遨嬉  
俟能畢葬我無君違如是勤儉夙夜以之爰爲舅姑  
僅越窳窳虞祭未還汝已抱疾黃塢之阡土壤未畢  
汝隨棄捐今止十日嗚呼將憂患薰心積日累久而  
致然耶將哀號過傷形勞力竭而至此耶抑修短之



數受於天者止如是耶嗚呼汝遺二女大者未五歲  
棄我而死愛猶可割棄此二孤痛心入骨

代瑀姪祭考妣文

被衰絰而持險禍大莫於喪親也而吾考妣之亡乃  
在夫艱棘搶攘之際營棺槨而送終禮莫大於葬親  
也而吾考妣之柩宿留五六年而後克舉瑀夙夜抱  
呼天之痛者唯此而已雖然喪親之酷非天也坐不  
孝也葬親之晚非不孝也爲貧也竊兆旣啟敢陳此  
意於一觴之前唯考妣鑒之

代琉姪等祭母文

吾母以積慶厚德下蕃六子鞠育之恩深無涯涘琉等無毫髮以報罔極而不孝之禍忽已上延邱山之罪重大如此自當殞喪厥軀無復戴天履地其所以尚苟喘息者吾父在焉而未敢死也哭奠一觴清血裂眚

代四五叔祭叔母文

長子養身期在於老中道棄予二子隨天此有天數不復悲惱而數年來兵火驚擾予復坐貧葬汝不早

今雖僅舉事皆草草興言及茲有淚不少抱溪之崗  
山回水遶惟汝暨驄於焉永保

代宗魯兄祭蔣嫂文

維靈蚤銜命戒婦於我門柔和舉案垂三十春蕃盛  
安樂不可具論雖幻化有時棄老鰥而先死追念如  
此似無憾之足云也奈何越自去載兵火驚焚憂危  
險苦與汝同分哭吾母矣哭及吾兄既哭長子又哭  
女孫而我年來疾病相因賴汝爲吾營舉死喪創立  
門戶追樹再生之本根爾孰尸造化肆爲不仁禍不

厭意毒及而身一病伏枕遽不食新棄遺諸孤號泣  
忍聞此蒼天所以難問而私情痛結不能措手於莊  
盆者也棺斂成禮肴奠式陳世無妙藥莫返而魂酒  
滴此恨渺其無津

祭讎文

季冬之月卻慝驅厲國朝之常典者當其時則長吏  
稱而行之今茲月窮於紀歲將周天以陽勝陰良不  
可緩所謂執戈揚盾爲此方率百隸而讎卻鬼物者  
當有靈焉卜靈而有知則令今日之祭非苟然也欽



鑒此誠用共爾事

祭白沙求雨文

伏聞開官府以治民者皆吏也而有所謂長吏享牲  
血以祐民者皆神也而有所謂大神簿書獄訟播刑  
播德小吏不可與也惟長吏得專之旱乾水溢降災  
降福小神不能爲也惟大神得司之婺爲州治七邑  
自數年軍興以來吾民凡疾苦無聊爭訟紛擾之事  
旣有長吏治之矣今者時雨不降苗將枯稿顧非小  
神所能援也惟王爵號尊崇典禮高大非尋常香火

豚蹄淫瀆之鬼則變災爲福易凶歲爲豐年將誰禱  
之重念人無闔藏時亦艱苦上未能無取於民下亦  
當致力於上萬一今又無歲則良民困於征求盜賊  
起於貧窮流離僵仆無復事神之禮矣又况物無幽  
微而神眇眇之間靡不週見豈可連疇接畛地坼如  
龜而神有不知者乎區區之意非特邦人不可不告  
於王王固不可不勉

祭龍門求雨文

深山大澤水石勝絕之地乃能鍾靈氣而藏異物神

龍之居是也惟神積德累功陰行圓滿秉靈氣據幽  
深故能變化風雷呼召雲霧滋膏徧布福利一方斯  
民有求未遂者皆得徃而告焉今吾邑中多稼既殖  
甘雨遽愆禱禱乞靈莫副所請意者其亦未扣於神  
乎涓擇嘉辰躬詣廡下使某奉靈潭一酌之泉致吾  
里千畦之秀實爲大惠萬一不報而還豈但徒行有  
愧而已叩龍門而不雨亦惟神羞

代浦江令祈諸廟文

出力以養吏備禮以祀神者民也民有不安明則責

之吏幽則責之神而已今茲旁郡有噬盜毒跳梁迫  
臨境土邑之民無小大跼踖畏懼朝不謀夕吏之於  
此雖已盡心竭力爲之神者正當護持扞蔽於冥冥  
之中吏與神要欲共安吾民而已矣故卽此歲首躬  
率僚佐以一觴詣祠廡而致意焉若乃調和雨暘招  
致康阜以福百里者皆神每歲之常德不俟告而知  
也



北山文集卷之七

宋鄭剛中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族兄巨中嫂王氏姚氏合葬銘

吾兄巨中諱溥婺之金華人宣和辛丑盜據婺城二月戊辰掠拱坦謂巨中鄭姓家世宦學害之其妻姚氏銜負禍毒哭之百日不絕聲以其年五月乙巳卒子玠艱難險苦嗣立門戶乙巳十二月庚申始克奉二喪并遷其所生母巨中始娶王氏之柩合葬於東陽鄉之黃塢焉巨中故中散大夫詳之孫故鄉貢進

士汝能之子享年四十九姚故同郡士人公度之女  
享年四十一巨中失王氏欲不復娶則念無以事其  
母姚亦歸故三班奉職廖幾道矣寡居誓守堅其志  
而迫於貧巨中聞其在家孝甚力求婦之姚不得已  
執其爨篚柔順莊靚果懽其姑一子曰璵巨中不能  
飲酒而喜賓客非富有而樂施惠讀書能文而不事  
進取居今之世可以爲難矣王故縉雲縣尉秉均之  
女死今二十有一年玠以所葬不吉徙從新卜誌雖  
弗爲具載然克相巨中而成其德者王始識墓有石

族弟某哭而銘之曰

惟茲黃塢松栢之蔚然者巨中之阡挾堂封而左右者王姚耐焉豈若人而無報吾固知自珍而後必有學古揚名而慰幽泉者

蔣持志墓誌銘

葵之浦江蔣氏有諱承漢者生子用亨用亨生浹皆隱居不仕浹生眞眞字持志持志蚤年警悟善記誦某初遊學校見其文采詳華人物古澹場屋間朋輩推高已加愛重其後某升貢去鄉里日怪其淹延

未鳴乃云持志收裹筆硯掉臂而歸者久矣聞其有  
言曰舍法向敝文體卑弱士氣不振乃失已爲名之  
時循此以求進非吾所能遂闔戶不出今方聚書闕  
館料理田園貲產饒裕而優游深肆足以涵養其業  
益知君有過人者建炎中盜起君舍旁弄兵大剽乃  
盡棄其財挺身亡去論者謂持志積以遺盜矣迨王  
師縱火加兵民居之在中者亦不能辨他日君歸尋  
其區則墻屋不毀文籍窗几如故人然後信其德於  
鄉鄰雖盜不忍加不仁王師過之亦知其居爲君子



之居也嗚呼學者爲進取所累揣合俯仰苟且求售  
其能脫然䟽遠科名探本求道者固鮮至於事生產  
作業者則又多不識取予積散之術無以善富故黷  
貨嗜利無厭以自及如君之爲學爲家皆無媿焉君  
天性簡約顏面嚴冷童稚皆知畏之門巷幽潔所與  
遊者必一時佳士平生未嘗以私事溷官府而井里  
有爭者則多取決於君紹興二年五月丙午以病渴  
而卒享年五十娶職方外郎陳確之孫進士汲之女  
二男子曰次又游上庠志趣激昂行能可喜曰次夔

稟資厚重是皆可以光大君後者三女子長適鄉貢  
進士陳某次適進士汪某次許嫁進士陳某孫男三  
人曰槐松栢卜以其年月日葬於某地次又泣血致  
書以鄉人馮光之狀來請銘某於君雅故義不得辭  
銘曰

學而不爲名所拘富而不爲財所累嗚呼持志可以  
無愧

楊氏女弟墓石書丹

茲墓有女婺州進士楊應夢之孺人也孺人同郡承

事郎鄭公諱某之幼女生於衛之汲縣年七歲誦書  
寫字稍長能屬對吟詩習音樂承事公沒母兄以之  
歸楊氏楊雖大姓暨孺人歸則其家已凋產去稅在  
征求窘切無以自存孺人乃畧鉛黛躬紡績買絲織  
帛求羨餘賙一門之急乃夫勞之則曰姑老矣不如  
是則君學必廢恐無以稱吾姑如是矻矻勞苦晝夜  
不休竟感疾而卒建炎丁未八月十七日也嗚呼賢  
哉孺人享年三十一男僅五歲死時就蓐終三日與  
所生女嬰併亡斂之日家無餘衣蓋其夫之貧未蘇

也嗚呼痛哉某其兄也既用西方荼毗法哭而火之  
而遺孤煢然念其他日必能尋母之墓以其年九月  
丙申匱其灰而藏諸山復用柳子厚書碑故事述其  
祕行於墓石之蓋以慰楊氏子之心云銘曰

嗚呼夫之貧也如此未  
知所立子之幼也如此  
未知所成嗚呼吾妹已矣

代族兄魯作母侯夫人行狀

吾母族裔皆舅氏所詳洙不敢具謹約其節行之實  
泣血而叙之母氏年十又七歸鄭氏歸四十年而寡



寡二十二年以宣和庚子某月日終以癸卯某月日  
葬於東陽鄉保福原祔吾父司錄公之塋男三人女  
三人孫男十一人孫女八人此其大畧也吾祖中散  
多男子夫人在諸嬪間孝謹有特譽不忤妯娌之色  
司錄公雖入仕雅意不在富貴日以詩酒賓客爲樂  
夫人周旋承順以廉謹相之歷四任而涖孤涖自念  
髮齒踰壯不自衝躍今無以奉事吾母因與兄濬棄  
置筆硯其力邱園生事稍給夫人無累則誦佛書不  
葷茹賙賑貧乏宗族之有疾病者無親疏大小治療

皆如已子見人有過委曲規切之聞其有善則樂爲道說之歲時時廟享肴醴不自其手出不敢以祭老而益嚴年來畧鈔黛疏綺帛雍容康寧而門戶整肅下迨諸孫孫頌輯睦和洽無一人敢立禮法之外夫人怡怡笑語而已給事劉公爲賀之明年夫人年七十一劉公視侯氏爲姻家登堂上壽而遠近親族以寶貨幣帛爲禮者不知其計夫人謹不敢受謂洙等曰吾今日得孫子誥誥坐受安樂正宜歸慶於汝之祖父是禮非吾所敢當旣不得辭則盡取以散施貧

窶一物不留捐舍之日橐中蕭然人皆服其有識某  
竊謂此等皆宜爲舅氏所書謹泣血叙次如前謹狀  
族兄宗魯行狀

鄭宗魯諱洙字宗魯以宣和六年二月甲子卒於里  
第享年五十八按其譜世居婺之金華祖詳以儒學  
發身官至中散大夫曾祖克從以中散累贈至金紫  
光祿大夫父汝嘉以中散任子恩爲安州錄事參軍  
錄事公大姓之後在官以潔廉自將不治產食口眾  
且好客而又疏放不事上位向窮躓矣宗魯告其兄

資深曰兄弟徒守書卷無益盡亦歸治田園裕我家  
使吾父無衣食之累而益得自遂其志亦人子一事  
書固徐可讀也資深以爲然宗魯自是不一志於學  
矣錄事公捐舍哀毀踰制奉其母侯氏夫人旨甘惟  
謹嫁諸妹與接內外姻族惟恐不稱故治生愈力善  
視豐凶而低昂積散妙於一時數年間資產大殖宣  
和辛丑睦賊猖熾所在奔走蹂躪族屬不相收太夫  
人年且八十宗魯與其嬪蔣昇致山間營營其旁賊  
執宗魯而不敢害卒得護持夫人以壽終宗魯旣衝



冒良苦且失太夫人哀憂成疾方印故址建大厦督  
工視事矻矻不休人或勉之曰公病矣何爲是苦宗  
魯曰鄭自上世門戶蕃大寇餘無復前人蹤跡吾安  
忍坐視其凋也畢力爲之落成之後於其間奉太夫  
人襄事迎款賓客比上世爲不衰人始服其善承家  
宗魯方懲艾厚藏之禍欲買書教子益修禮義力振  
祖考之遺風而不幸死矣宗魯爲人竒龐厚重外若  
雄偉可畏而中實和易接人熙熙笑語宗族上下相  
得無間言六男子曰璫琬珺瑶瑤瑗二女子長適進

士侯知彰次適承務卽劉讜次尚幼蔣氏先以壬寅  
八月十四日卒葬於無相院山之原琬泣血來告將  
以甲辰十二月庚申舉宗魯之柩合於無相山之壙  
欲求銘於給事劉公願狀其行審其行宜爲名卿所  
書謹錄按如右謹狀

北山文集卷之八

宋鄭剛中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擬策進士

問郡千里而爲之守邑百里而爲之令非一日也守令得人則千百里之間財用可足盜賊可去禮教可興不然華轂朱輪銅章墨綬掛朝廷法令於牆壁間負上多矣諸生咀嚼仁義研弄翰墨他時入官固將持橐簪筆爲瀛洲文人必亦有志於撥煩然不擇事而安之者臣子之節萬一分符拜印受一方之託則

建立治功不可使與武夫法吏等財用以何道而足盜賊以何術而去禮教以何修而興顧雖施設之權臨時自有次序然亦不害爲有司逆陳其端

問朝廷者天下之根本得賢宰相焉則朝廷治郡邑者朝廷之枝葉得賢太守焉則郡邑治二者不可偏也雖然人材難得久矣鼎足三公方面刺史豈得皆賢必不得已則爲官擇人之際先宰相耶先太守耶論其提綱振領則宰相之選恐不可緩論其臨民親近則太守之任又在所先諸生當天下多事之時聖



主一旦諏訪羣策下迨布衣則論將安出

問內志正外體直審而後發者射之事也故射可以  
觀德而古之爲士者習焉今之爲士者不然誦詩讀  
書玩弄筆墨朝夕之所從事者未聞以弓矢爲急也  
今國家正當講武修戎之日彼挽五石之弓雖非識  
字書生之事然先王六藝之數當亦闕一不可又況  
習而精焉則內可以成已德而見威儀上可以壯國  
容而張武備顧不韙歟今欲上於朝而頒其法於天  
下諸生以爲宜否

問周官之書理財居其半財用在先王太平之日尚不可緩况夫用武之時乎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斯言信矣國家自祖宗以來二百年以仁恩德澤涵養天下每歲取其常賦惻然猶恐斯民之匱比歲虜人入寇深及東南天子選將練兵而貔虎之師動以萬計縣官供給其費不貲府庫無私藏之錢天下無助邊之粟將盡取於民也則民力重困非國家之福不取於民則飛輓饋餉誰其給之諸生將應秋詔不可以虛言苟進當有長策深籌可以流錢地上者

告於有司

問詞賦之學前世有之國朝行之爰自王氏專門指  
爲雕蟲之技請於朝而罷其科今者有司春詔旣復  
用此矣而取人之制尚與經義參行夫科目旣殊師  
承各異喜經義者必謂詞賦爲破碎尚詞賦者必謂  
經義爲迂闊二者不能無異也然槩以至論則果孰  
優而得人之效後日亦有輕重否諸君考古驗今併  
言其畧

問孔子謂羣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居

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蓋使子路之徒各言其志也蓋人之平居鮮不以窮賤拘繫不及施爲恨自顧其中徃徃皆有他日欲爲之志旣得位矣亦未必皆能有爲良可長慨諸君生文明之時適艱難之會所謂風俗之利病時政之得失人才之臧否與夫還兩宮之策平僭竊之謀殄夷狄之計皆在羣居議論中但朝廷未及知故懷材抱器者未及有爲爾自此入官從政應聘而起若孔子所謂如或知爾則尊君強國之術由輩將何以哉



問唐太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兼將相之事  
侍中張行成極言其不當與臣下爭功由是觀之委  
任英豪付以重柄巖廊之上談笑而俟成功者天子  
之事縱橫方畧非所知也及馮異爲光武言則曰以  
詔勅戰功每趣如意時以私心決斷未常不有悔則  
明謨廟筭又當自九重出所謂臣下者姑奉行之爾  
嗚呼用兵者帝王之重事何在昔君臣論議之際反  
覆不同如此其遠也國家運適中微否極未泰談兵  
講武正其所急信如行成之言也則主上聽政訪問

之餘自可游神淵穆責將帥以成效攻守形勢不必  
問也如其不然則馮異豈能無望於吾君乎執經侍  
講之臣亦宜取古人得失之迹啟沃於冕旒之前而  
諸將出師之際畫地聚米宜亦先賜臨軒之問矣諸  
子以謂如何

問爲學者以經術爲宗爲政者以法令爲本二者殊  
途也故善爲學者未必能爲政能爲政者不必在於  
學此傳籍之所載古人之所有可考而知也雖然子  
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至有操刀製錦之譏則欲善

其政者不可不求之於學至漢薛宣有言則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則爲政之要或不在於學矣二者常竊有疑不識有官君子陳力就列之際施爲注措其果有待於學乎將文學政事不相爲用而書生之空言無用於臨民治物之際乎試辨明之

問疆場之警頻年未已虜人恃其彊黠復須使者而邀重幣如聞朝廷具貨賂遺樞臣又將卑詞而予之問之議者頗謂順從虜意則無厭之求萬一難給抗章論列亦動冕旒之聽夫金虜之強盛也而國家適

漢災之厄氣弱力敵將不與之耶狼貪虎噬何所不  
有勞軍動眾塗炭生靈異時之禍可一二鑒也將與  
之耶野燒漏卮何時而已欲之無窮供之益困後日  
之患未易言也廟堂之上聖君嘗胆賢相痛心夙夜  
咨謀當有至論然學者亦不可不知願言其策

問漢高天下之英主也班固天下之良史也以良史  
之筆書英主之事宜其萬世燦然以余攷之頗有疑  
者沛公之先入關也項王豺虎之威意在不測項伯  
夜見張良具告其端遂免鴻門之殆彭城之西固嘗



不利而丁公弗之窘聞兩賢不相扼之論脫之使去  
項伯丁公是俱有德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  
項伯則封之於丁公則戮之是何所施同而所報者  
異耶平生所憎者莫如雍齒以其數相窘辱有故怨  
之深此羣臣所知平生所惡者莫如邱嫂以其憂羹  
輒釜無長者之風此布衣之恨雍齒邱嫂是俱有隙  
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雍齒則先侯之於邱  
嫂則至其子猶未望也是何所負同而所報者異耶  
將孟堅編叙得於傳聞容有未審耶抑亦聖君之行

事自有深意不可以常情料之耶諸生留心經史有日矣試爲辨我疑焉

問除戎器戒不虞雖萃亨之時有所不免而謂艱難之時可以忽畧兵制者無是理也國朝之制兵屬樞密院移用進退朝廷主之今爲密院者實不主兵諸將各擁眾號軍不可移用而其眾又皆寇盜兇猾之夫勢如豢養虎豹常懷咆吼決裂之憂此豈經久爲國之道哉故余嘗謂諸將皆如今日懷忠尚義慕子儀光弼之爲人而以再造王室爲心則可萬一他時

倉卒之際檄之不來驅之不動懷姦相視莫可誰何  
當是時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虎臣矯矯決不至是然  
理之所在不可不慮試條其利便可以經久施行者  
著於篇